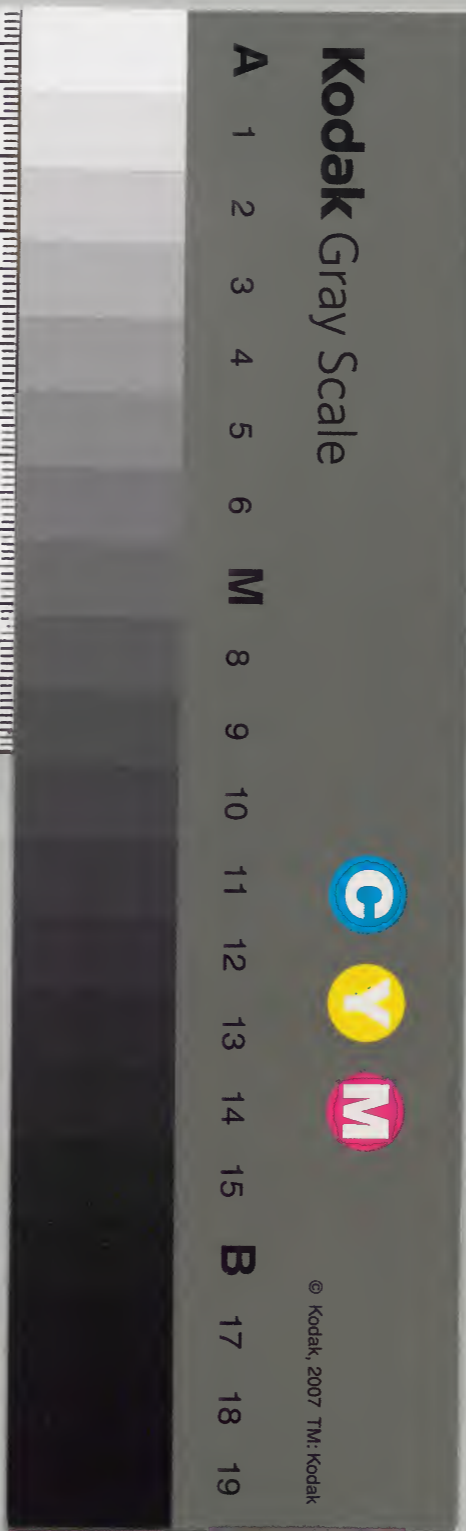


大正官文庫			
		一	漢
		二	書
一	二	五	
二	一	二	
冊	函	號	門

內閣文庫			
三	一		漢
五	二		書
函	一	五	
一	二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52	
冊數	12	(1)
函號	275		3

275-3



五傳經考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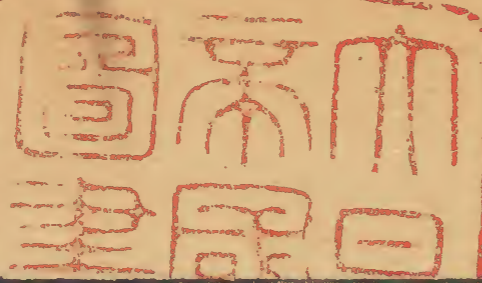
聯墨堂藏板

經世堂藏

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敘

莊周有言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儒者有取焉程子亦云春秋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左氏之內傳本春秋之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非邱於一萬六千餘言之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非邱明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廣記而備著之則聖人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之精意不可得而明故左氏者傳春秋經世之法者也古今解左傳者無慮百家最著者無如杜元凱然元凱立例以釋傳因傳以釋經於傳之例



左傳經世鈔

有不合反疑經有闕文後之論者有遺議焉夫聖人之
言如化工之妙萬物當時游夏高弟親承指授猶不能
贊一辭則 邱明於此固亦有不能盡達其意而傳於
後者矣又况聖遠言湮僅得掇拾散軼之餘者乎雖然
卽左氏以求作經之意其離合誠未可知因左氏以觀
二百四十餘年之紀載其間奇人偉士權奇倜儻之用
與天時人事之變故亦幾備矣後世之變皆前代之所
經士大夫平日尙論古人不能遠稽近考核其成敗是
非之由以求其設心措置之委曲一旦畜大疑任大事

危難震撼之交乘張皇迴惑莫展一籌儒術之迂疎世
遂以羣相詬病豈非不善讀書之過哉 甯都魏叔子
氏左傳經世之編所爲作也余得其書讀之選擇精慎
議論證據馳騁上下古今其大旨見於自序公餘之暇
偶有所觸間綴數語於後原有九例亦稍爲增訂因舊
刻僅九卷且日久漸就漫漶於其從孫澗得全本重爲
剞劂成完璧焉大凡讀書存乎所見亦視其所用舉燭
之說本郢人誤書遂爲燕相之碩畫不龜手之藥或以
裂地而封或不免於泮泮統則所見與所用之各異也

夫先王經世之志左氏猶不能盡其意是編也遂謂足盡左氏之意乎然士君子誠有志近裏着己之學不徒事記誦詞章之末卽塗言巷議觸於耳警於心皆可引爲身心德性之助與因應服物之宜矧左傳也哉矧左氏以外遙遙數千載之紀傳載記也哉則是編也固猶讀書者之嚆矢也夫

乾隆十三年歲在戊辰七月望後夏邑彭家屏樂君書於西江官署之石翠山房

左傳經世自敘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禱嘗以爲尙書史之太祖左傳史之太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勲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弑奪悉

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
苦之志深沉之畧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
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效至於兵法
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
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
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
註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
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
相與論議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

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
後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禧
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
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慙此蓋博士弟子之務非古人
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
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左氏好
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碯誅
吁厚范宣子禦樂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灰
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

大畧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縋見秦伯蔡聲
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
之也寧都易堂魏禧書

凡例

一左傳每篇應各冠以經文蓋經綱也傳目也程子
謂以經可證傳之誤第是編評論左傳僅三百餘
篇分冠以經恐有割裂呈漏之嫌細玩篇內嚴邪
正別賢奸無不與聖人筆削之意大相發明則左
傳之全本在是而經之全體亦可類推矣
一向來評左傳者多不論事而論文然論文者僅資
學人之咀茹何如論事者開拓萬古之心胷是編
專主論事原取其有關於世務舊抄本中尙有一

二涉千選左餘緒者茲槩從刪削俾知經世之大猷不得視為古文之糟粕

一杜林合註舊為讀左善本然切實了當林不得與杜並原編訓釋多取二家而倒置錯雜處頗多茲則分杜先林後仍各刊姓氏以別之庶不失古人遺意

一句讀或差則文義隨列左傳中地理國名姓氏時月支干連上搭下初學者每以段落難分病之茲則於每句之下加一小圈逐篇閣去心通意適較

為簡便至於每傳文或連圈或單圈或密點或旁加直畫各就論事中指其精意之所存不得拘為一律

一字義音釋悉遵陸德明原註或直音或反切俱註於本字本句之下示點發之便也至於地名沿革今昔不同又照方輿訂定註明學者不出戶庭而可周知形勝於此可小補焉

一春秋程子朱子俱無全書而諸儒論述皆足發明聖人之旨篇中不得全登者以經世名篇而別之

也舊本中每誤列先儒於魏氏之後俱逐一改正
 屏意有所得竊附篇末以存就正之意
 一諸書所載評語例以衆人評居前編書者評居後
 其門人子弟輩則又居後魏氏此編有因門人子
 姪所評從而賡續發明者又有已所評而朋友相
 與論難印證者若拘以舊例則原委不清故名次
 多視文義編列其前後不能畫一焉

左傳經世鈔目錄

卷一 隱公

- 鄭伯克段于鄆 元年
- 宋穆公立與夸 三年
- 石碯大義滅親 四年
- 鄭敗燕師于北制 五年
- 翼人納鄂侯 六年
- 鄭敗戎師 九年
- 鄭取三師 十年

滕薛爭長 十一年

鄭伯入許 十一年

鄭息有違言 十一年

羽父弒隱公 十一年

卷二 桓公

宋督弒殤公 二年

曲沃伐翼 二年

齊侯送姜氏于讙 二年

繻葛之戰 五年

楚子侵隨 六年

鄭忽辭昏 六年

子同生 六年

楚及隨平 八年

鄭人宵潰 九年

享曹太子 九年

虞叔伐虞公 十年

楚敗鄭師 十一年

楚伐絞伐羅 二十三年

祭仲殺雍糾 十五年

壽急爭死 十六年

戰于奚 十七年

高渠彌弒昭公 十七十八年

辛伯殺周公黑肩 十八年

卷三 莊公 閔公

楚武王荆尸 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 四年

鄧侯不殺楚子 六年

衛惠公殺二公子 六年

弒齊襄公 八年

桓公入齊鮑叔薦管仲 九年

曹劌論兵 十年

魯敗宋師于乘丘 十年

臧孫知宋之興 十一年

宋萬弒閔公 十二年

鄭厲公殺原繁 十四年

楚子入蔡 十四年

王命曲沃伯為晉侯 十六年

鬻拳兵諫 十九年

鄭虢納王 二十二年

陳敬仲奔齊 二十二年

士蔦謀殺羣公子 二十三 四 五 六年

士蔦諫伐虢 二十七年

驪姬出羣公子 二十八年

神降于莘 三十二年

季友誅叔牙 三十二年

齊人救邢 閔元年

齊人復季友 元年

士蔦知太子不立 元年

舟之僑奔晉 二年

晉獻公使太子帥師 二年

慶父弑閔公 二年

卷四 僖公一

虢公敗戎 二年

齊桓服楚 二 三 四年

晉殺申生 四年

晉滅虞 五年

夷吾奔梁 六年九年

鄭殺申侯 七年

齊桓公辭鄭子華 七年

子魚讓國 八年

齊桓拜胙 九年

荀息不食言 九年

惠公殺里克 十年

改葬其世子 十年

仲孫湫聘周 十三年

晉敗于韓 十三十四年

陰飴甥謀復晉侯 十五年

晉惠公殺慶鄭 十五年

震夸伯之廟 十五年

齊桓公卒孝公立 十七十八年

卷五 僖公二

邢狄伐衛 十八十九年

秦晉遷戎于伊川 二十二年

富辰請召子帶諫伐鄭 二十二年二十四年

魯敗升陘 二十二年

宋敗于泓 二十一年二十二年

狐突不召二子 二十三年

重耳出亡復國 二十三年二十四年

寺人披豎頭須 二十四年

趙姬以叔隗為內子 二十四年

介之推不言祿 二十四年

鄭殺子臧 二十四年

禮至仕邢 二十四二十五

晉侯納王 二十五年

秦晉伐郟 二十五年

卷六 僖公三

展喜犒師 二十六年

楚滅夔 二十六年

晉文公霸諸侯 二十七二十八

甯武子復衛侯 二十八年

曹伯孺賞筮史 二十八年

燭之武退秦師 三十年

殺之役 三十二三十三

先軫死狄 三十三年

卷七 文公

楚商臣弑成王 元年

狼曠死彭衙 二年

躋僖公 二年

秦伯三用孟明 三年

甯嬴知陽處父之敗 五年

晉人立靈公 六年

秦晉戰于河曲 十二年

晉人復士會 十三年

邾文公遷繹 十三年

穆伯卒 七年八年十四五年

楚滅庸 十六年

宋襄夫人殺昭公 十六年

鄭子家以書貽宣子 十七年

叔仲惠伯之歿 十八年

卷八 宣公

華元自鄭歸宋 二年

趙穿弑靈公 二年

王孫滿對楚子 三年

鄭子家弑靈公 四年

鄭襄公將去穆氏 四年

越椒之難 四年

楚復封陳 九年十年十一年

楚伐鄭許平 十年至十二年

晉敗于邲 十二年

楚圍宋 十四十五年

晉滅潞敗秦 十五年

會于斷道 十七年

歸父奔齊 十八年

卷九 成公

臧宣叔備齊 元年

鞏之戰 二年

楚共王不錮巫臣 二年

楚歸知罃 三年

季文子不叛晉 四年

晉遷于新田 六年

欒書從衆 六年

巫臣通吳晉 七年

莒潰 八年

晉歸鍾儀 九年

公孫申更立君 九年十年

呂相絕秦 十三年

卷十 成公二

衛定姜 十四年

曹子臧辭國 十五年

華元殺蕩澤 十五年

三郤害伯宗 十五年

晉敗楚于鄢陵 十五六七年

聲伯請季孫于晉 十六年

齊殺國佐 十七十八年

晉殺三郤 十七年

晉人迎立悼公 十八年

楚納魚石于彭城 十八年

卷十一 襄公一

齊姜薨 二年

城虎牢 二年

晉為吳合諸侯 三年五年

祁奚舉善 三年

魏絳上書 三年

穆叔拜鹿鳴 四年

匠慶用蒲圃之櫝 四年

魏絳和戎 四年十一年

季文子卒 五年

莒滅鄆齊侯滅萊 六年

穆子請立韓起 七年

鄭侵蔡從楚 八年

宋災 九年

穆姜論占 九年

子囊論晉不可伐 九年

晉及諸侯伐鄭盟于戲 九年

晉悼公息民 九年

卷十二 襄公二

晉滅偃陽 十年

子產攻盜于北宮 十年

荀罃逃楚 十年

焚載書 十年

瑕禽屈王叔 十年

范宣子讓德 十三年

子囊諡共王 十三年

楚人歸鄭良霄 十三年

戎子對范宣子 十四年

季札辭國 十四年

晉伐秦 十四年

衛人出君 十四年

吳人要擊楚師 十四年

楚子囊卒 十四十五年

向戌尤室 十五年

師彗激子罕 十五年

子罕辭玉 十五年

子罕分謗 十七年

晏桓子卒 十七年

平陰之戰 十八十九年

卷十三 襄公三

鄭殺子孔 十八十九年

季武子作林鐘 十九年

齊崔杼立莊公 十九年

臧武子不詰盜 二十一年

楚遠子馮辭令尹 二十一年

晉欒盈入于絳 二十一二十三年

叔向不謝祁奚 二十一年

御叔飲酒 二十二年

子產對晉徵朝 二十二年

黑肱歸邑 二十二年

遠子馮為令尹 二十二年

子展立太叔 二十二年

臧武仲出奔 二十三年

華周不受賂 二十三年

臧武仲辭齊田 二十三年

卷十四 襄公四

穆叔論不朽 二十四年

子產論重幣 二十四年

張輔致楚師 二十四年

遠子諫伐舒鳩 二十四五年

然明論降階 二十四五年

晏子不歿莊公之難 二十五年

鄭伐陳獻捷 二十五六年

巢射諸樊 二十五年

叔向黜子朱 二十六

衛獻公復入 二十六年

秦歸印堇父 二十六年

伊戾殺太子痤 二十六年

復椒舉 二十六年

子產不禦小寇 二十六年

偽封烏餘 二十六七年

免餘殺甯喜 二十七年

卷十五 襄公五

諸侯為會于宋 二十七年

慶封殺崔氏 二十七年

子產知蔡侯不終 二十八年

子產不為壇 二十八年

慶封奔吳 二十八年

公治致邑 二十九年

閻弒餘祭 二十九年

鄭宋賑饑 二十九年

晉城杞 二十九年

女叔齊治杞田 二十九年

季札歷聘 二十九年

子產論駟良 三十年

趙孟謝絳縣老人 三十年

澶淵之會 三十三年

鄭殺伯有 三十年

子皮授子產政 三十年

立昭公 三十一年

子產毀晉垣 三十一年

子產使能 三十一年

子產不毀鄉校 三十一年

子產論尹何為政 三十一年

卷十六 昭公一

子產辭圍逆女 元年

叔孫豹不賄樂桓子 元年

子產逐子南 元年二年

秦后子奔晉 元年

中行穆子敗狄 元年

子產論實沈臺駘 元年

公子圍城犍櫟邲 元年

晏子叔向論齊晉之衰 三年

晉侯賜伯石州田 三年七年

罕虎賀晉夫人 三年

復放盧蒲癸 三年

椒舉如晉求諸侯 四年

申豐論雨雹 四年

楚子戮齊慶封 四年

卷十七 昭公二

子產作丘賦 四年

穆子死昭子殺豎牛 四年五年

女叔齊論魯君不知禮 五年

蘧啟疆論晉不可辱 五年

蹇由對楚 五年

子產鑄刑書 五年

華合比奔衛 六年

楚棄疾過鄭 六年

申無宇斷王旌執人于王宮 七年

子產立公孫洩 七年

孟僖子屬子學禮于仲尼 七年

師曠論石言 八年

王使桓伯讓晉 九年

屠蒯請佐尊 九年

齊逐欒高氏 十年

葬晉平公 十年

叔向論楚克蔡 十一年

棄疾為蔡公 十一年

葬鄭簡公 十二年

南蒯叛 十二年

子革對楚王 十二年

卷十八 昭公三

費叛南氏 十三年

楚平王即位 十三年

叔向論平王有國 十三十四年

叔向數叔魚之惡 十三十四年

惠伯待禮 十三年

南蒯奔齊 十四年

費無極去朝吳 十五年

荀吳克鼓 十五年二十二年

子產不與孫子環 十六年

郊子論官

十七年

吳光取餘皇

十七年

子產不禳火鄭災

十七十八年

閔子馬論學

十八年

卷十九

昭公四

許悼公卒

十九年

齊師入紀

十九年

駟氏立子瑕

十九年

楚城州來

十九年

鄭龍鬪

十九年

楚殺伍奢伍員奔吳

二十年

衛齊豹之亂

二十年

晏子論祝詛和同

二十年

子產論寬猛

二十年

宋華氏之亂

二十一二年

魯取邾師

二十三四年

吳敗楚于州來

二十三年

楚子常城郢

二十三年

子大叔言周難 二十四年

楚亡二邑 二十四年

卷二十 昭公五

孫叔姁聘宋 二十五年

樂祁論季氏 二十五年

子大叔論禮 二十五年

魯昭公伐季平子 二十五年

宋齊謀納昭公 二十五六年

子西辭國 二十六六年

晏子論彗星陳氏 二十六年

吳光弑僚楚殺郤宛 二十七年

晉殺祁盈伯石 二十八年

魏獻子舉賢 二十八年

魏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八年

蔡墨論龍 二十九年

伍員病楚 三十三年

朱黑肱以濫來奔 三十一年

卷二十一 定公

昭公之喪至 元年

吳敗楚于豫章 二年

蔡侯叛楚 三年

合諸侯于召陵 四年

吳伐楚入郢 四年

文子諫追魯師 六年

子西遷都 六年

晉執樂祁 六年

衛侯叛晉 八年

陽虎作亂 八年

夾谷之會 十年

趙鞅殺邯鄲午 十年十三四年

駟赤走侯犯 十年

墮三都 十二年

史鮒言戍亡 十三年

越敗吳闔閭 十四年

子貢論執玉 十五年

卷二十二 哀公一

左傳卷之七
目錄

吳許越成 元年

公子郢讓國 二年

鐵之戰 二年

桓熙宮災 三年

季康子即位 三年

晉執蠻子與楚 四年

王生薦張柳朔 五年

陳乞謀去高國 五十八年

鄭殺駟秦 五年

楚昭王卒 六年

吳徵百牢 七年

邾成子以茅叛吳伐魯 七年八年

季札救陳 十年

轅頗出奔 十一年

子胥懼越 十一年

孔子不對田賦 十一年

卷二十三 哀公二

子貢說吳 十二年

左傳卷之七 目錄

三

吳晉爭長 十三年

子路辭要言 十四年

陳恒弑簡公 十四年

宋桓魋之亂 十四年

齊人歸成 十五年

仲由死孔悝 十五年

白公作亂 十六年

越滅吳 十七年

楚滅陳 十七年

哀公以妾為夫人 二十四年

衛輒出奔 二十五年

宋逐大尹 二十六年

齊人救鄭 二十七年

左傳經世鈔卷之一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鄭伯克段於鄆

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鄆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

鄭國今河南鄭州申國今河南信陽州林姜申姓武從夫

諡生莊公及其

恭叔段其名鄭地今河南輝縣杜段鄭伯弟名段出奔其故曰共叔猶晉

侯在鄂謂

莊公寤生驚姜氏

林史記云寤生之難也故武姜困而後寤因寤而

驚謂寤寐而莊已生非○凌稚隆云風俗通云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為寤生○熊頤云寤生而瞑目如灰人曰寤者要其終也醫方小兒有寤生者急取書翻閱呼父乳名即蘇莊公寤生姜氏不知以為怪故驚若以

左傳經世鈔

隱

克段一

卷一

左傳卷廿七

元

一

舊註則當云寤而生莊公矣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其叔段鍾惺曰寤生何

足惡姜氏惡之又愛叔段愛惡二字遂基無窮之禍婦人之性可畏哉古今以父母偏愛而啟兄弟之釁者

多欲立之亟器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

制鄭地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東魏今河南地榮陽縣杜號

叔東號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地險則難制故不許然措語純是親愛正

德中梁公儲草秦王請地詔妙用類此婦人愛少子而多嫌忌已一死字雖與之制而不欲矣他邑唯命益

以堅請京邑今榮陽縣南二十里使居之再請不得不與謂之

京城杜林犬叔於眾臣祭債仲曰都城過百雉杜祭仲鄭

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城方五

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林凡邑有宗廟先

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

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

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以莊老奸此時諒

意是左氏口語耳如陳桓公有寵無稱母姜氏之理

於王生而稱諡古人不拘類如此對曰姜氏何厭之有

不如早為之所先說四字全大體○四字正理權術俱

人骨肉之間言人親暱之事最要做事有次第安身向

間穩處若稍一鹵莽則必生疑忌而禍反中其身古今

如此者不可勝數若唐建寧王之去無使滋蔓蔓難圖

輔國良娣蘇軾之論公子翬皆是也也蔓草猶不可除此却在草上藏一除況君之寵弟乎

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

左傳卷廿七

隱

卷一二

二

鄙貳於已林令屬鄭之邊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

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

民心四字有絕大道理晉曲沃之事是已玩叔于田諸

不必更發一言但坐待其逐而已矣子封所言是忠臣

智不及仲處公曰無庸二字寫出狠毒之將自及大叔

又收貳以為已邑杜前兩屬者今至於廩延今河南延

厚將崩大叔完聚林完城郭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

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復聞其期三字可知平日窺

獨聞祭仲公子呂不聞而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

京林古者兵車一乘甲上京叛大叔段入於鄆鄭邑

莊公一伐而京遠叛哉莊公老謀深算用間出奇必有

禮云觀詩兩叔于田皆不過美其乘馬飲酒射御而已

如魯莊公倚嗟之類也雖有巷無居人洵美且仁戒其

情勢便自不同大抵段是一驕張浮蕩美容觀便游技

和柔于其類漫然妄作之公子非真有作畧威惠能鎮

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其書曰鄭伯克段於鄆段

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

鍾惺曰鄭伯處心積慮以殺段非謂其能為武公而殺之也不

過追恨于
姜氏之愛
段而惡已
欲一有所
出之耳

左傳經世錄元

鄭志。四字文意連上帶下。先言段不弟正段之罪矣。

鄭志。井見失教之罪小。而故養其惡。以殺之。為心尤狠。

不言出奔難之也。奔其之下。宜接遂寘。姜氏矣。而故入。

連中故斷是古人最得意處。然先將鄭志提出。則其積。

恨于母始見遂寘二字。便下得有氣力。且此處不發揮。

經文通篇竟無第二字。便下得有氣力。且此處不發揮。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泉。地中之極。姜氏於城潁。

誓之已甚也。雖惡絕母之。穎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

獻於公。何等熱腸。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

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何等婉。

及母是隨機應變。非能豫設也。闕地及泉。是其本謀。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穎。

考叔曰。敢問何謂也。人方妙若中朝臣及外臣之重者。

則非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

隧而相見。林。隧地中道。其誰曰不然。何等輕便。妙在此。

道理語高絕。高絕。莊公之悔。其理已明。但當時最重。

誓言。故只須有兩全之法。使他下得。虎背便無不從。

考叔大作用。全無作用之跡。李公從之。公入而賦。句。大。

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句。大隧之外。其樂也。洩。

洩。羊世切。林。洩。舒散相得之貌。按錢謙益云。大隧。

之詞。蓋融與中為韻。外讀義與洩為韻。若作遂為母子。

舊解。則句拙而無味。文法亦散漫無結束矣。遂為母子。

三傳經世錄元 卷一四

三傳經世錄元 卷一四

三傳經世錄元 卷一四

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後純臣是實贊石碣此純

十分貶斥只將考叔十分贊歎此古人滑稽之愛其母

施及莊公此七字與成人之兄亦詩曰大雅既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杜莊公雖失之于初孝心不

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

魏禧曰此篇寫姜氏好惡之昏僻叔段之貪癡祭仲

之淡穩公子呂之迫切莊公之奸狠穎考叔之敏妙

情狀一一如見○莊公此等作用若施於正事為君

父報仇為民除害則其去石碣者幾何所謂兵賊同

一刀者此類是也

王臣曰穎考叔因獻悟君全本莊公之悔然莊公非

悔也蓋已逞其殺弟之志又淡惡有絕母之名思所

以蓋之者不得考叔微見此意故其言順投而無却

田千秋一言悟主亦因武帝知太子惶懼無他意故

爾史稱其敦厚有智大率類此武帝之悔於其子與

莊公之悔於其母晚節情事畧同

彭家屏曰黃泉之誓母子道絕人倫之大變也莊公

雖無愛母之誠未嘗不顧名義之重所以旋生悔心

而特借穎考叔之言以自文其絕母之咎耳但母子天性無待安排莊公既知前事為非即當躬詣城穎泣見姜氏請定省久荒之罪寫哀慕迫切之忱載與俱歸身為執轡庶幾天良復見人道猶存何為闕地及泉隧而相見隧而相見事同戲劇豈子所宜施於親乎泉壤之間母子相賦人倫之變亦非細故也寧特城穎之寘黃泉之誓重為世道人心憂哉莊公稔於任術既以術馭其弟又以術待其母重誓言而亡天性君子有深憾焉

宋穆公立與夸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宋國今河南商丘縣林孔父孔子六世祖殤公名與夸宣公之子穆公之姪曰先君林謂宣公穆公之兄舍與夸而立寡人寡人勿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没先君若問與夸其將何辭以對彭士望曰能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也杜穆公特召然此語却非遂為趙普逢君之祖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林讓美德也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

丘維屏曰
委用四先
君字文最
連縣是用

意插驀穆
公好處歐
陽公文字
嘗有此意

又曰贊不
妙穆公獨
及宣公尤
妙

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杜先君以舉賢為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

子馮出居于鄭。杜辟殤公也。出之最是不然。則有居

易生亂。彭厚惠曰：使出居鄭，人情難堪，致怨必甚。且

授鄰以釁，其後鄭欲納馮及殤公，屢伐鄭，則皆出馮之

為害矣。然則封以遠邑，其可乎？孔尚典曰：鄭莊權詐

未聞與宋有盟好也。且觀其養成段惡而繫之，豈能全

人之兄弟者，挾馮以擾宋，勢所必至。當日與宋世結昏

親而脩盟好者，無過于魯。且隱公為人，不喜兵革，其欲

讓桓，又類穆公之心。穆公誠能以馮託隱，吾

知隱公必不以馮之故與宋更相侵伐矣。八月庚辰

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

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杜命出于義也。義者合理而

宋穆公廢子立商頌曰：殷受命咸宥，百祿是荷。其是之

姪曰命以義謂乎？杜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

魏禧曰：宣公讓弟意以弟賢，而子不肖也。子之不肖

雖舜禹他姓，猶可以讓天下。況同母之弟乎？觀穆公

之為君，則宣公之讓不獨愛弟，亦且得賢。若莊公與

殤公，則均之不肖，授之不肖之子，與還之不肖之姪

則還姪為正。故宣公穆公之讓，皆義也。而後世以成

敗論，顧歸獄於宣公公羊，以為君子大居正。宋之禍

宣公為之，不知殤公之弑釀於好戰，以失民心。成於

怒華督而不誅，督因悅孔父妻而殺孔父，因殺孔父

而弒殤公因弒殤公而召馮于鄭則弒殤公非馮本謀明矣而何以此罪宣公哉晉欒書弒厲公迎周于于周而立之督與書其志不同其事正類然則晉之成景亦豈有讓弟立姪之事耶宋太祖能爲宣公而太宗不能爲穆公後人莫不恨太宗也若以此事例之則亦應歸獄於太祖矣

賴韋曰穆公斷於立姪平時當立以爲世子使之親事聽政則馮知定位之不可于朝臣知君之久定矣頻歛而屬故孔父有願奉馮之說而馮亦似與夸奪其成位此則穆公之失也

彭家屏曰賴氏謂穆公斷於立姪當預立爲世子使君臣之分早定似也然劉聰舍其子而立北海王父何嘗立之不早乎而卒不得其歿何也三代以下父有國傳之子正也不傳子而別授之未有不構禍者昌黎韓氏所謂聖人之傳子也憂後世之爭之亂也其論當矣賴氏何思之未熟歟

石碯大義滅親

衛今河南輝府莊公娶于齊今山東青州府東宮得臣杜齊太子之妹曰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

九危反生孝伯早死。其弟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杜嬀

陳姓也厲戴皆諡桓公雖莊姜養為己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賤而得

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是惡得石碯衛大夫

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納字妙與中庸驅而納諸罟獲

陷阱之中同可知子弟不肖專責在父兄也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

寵祿過也。名言古今教子之道盡此七語富貴人宜座置一通將立州吁。乃定之

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莊姜以桓為已子則宜立者在桓然桓吁皆庶子名義未有一

定故碯為寵吁則立不立則不可寵之言激切以甚之夫寵者不立立者不寵如叔帶子朝商臣趙章之屬古

今亂國亡家者不一而足矣。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

能眇軫者鮮矣。杜眇重也謂有怨憾之心而能自重其身不作亂者少矣。○名言為父兄者不

知此所以陷其子弟于弑逆。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

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

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

不可桓公立。立為太子也桓立而乃老杜致四年春衛

州吁弑桓公而立桓按桓立十六年而吁弑之碯之諫莊

即位所當立起柄用而十六年之久投閒置散桓之昏庸可知宜其身弑而無救也使桓能用碯碯必有豫變

濟難之方必不待君弑而後討賊夫碯能誅吁於宋殤告老無位之日而不能除吁於當國乘權之時哉。宋殤

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

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杜諸篡立者諸

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杜謂

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杜言舉國與陳今河南與陳今河南蔡今河南

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大夫為殤公者迎歸於

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

門五日而還公問於眾仲杜魯大夫曰衛州吁其成乎林成

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

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吁所以成篡者在

為君者即在阻兵凡奸賊之敗未有不由其所恃以成之處眾仲之言最為有識夫州吁弑其

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

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碓石子曰王觀

為可確是當時大計主意在如陳妙只先說王觀曰何

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林此時陳桓公尚存未

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確是當時妙用說得

細細商量處令人絕倒然碓于此時腸厚從州吁如陳

為寸斷矣忠臣若心使千載下人涕零厚從州吁如陳

然石碓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

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然而請洫於衛

林請衛人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林衛洫殺州吁于濮今

自臨討之石碓使其宰孺反奴侯羊肩林石碓洫殺石厚于陳

東濮州吁立一年碓誅之而立宣公由分殺推之則初

按州吁已囚置兩處矣蓋詐使如陳令其去衛已失負

執時便已囚置兩處矣蓋詐使如陳令其去衛已失負

作用最周密處○殺州吁則右宰洫而曰衛人使正國

法也殺厚則其宰洫而曰碓使正家法也大體處一毫

不亂見碓之不私其子而亦不自居其功如此不然厚

石碓三 卷一

為國賊可總以衛人事出碯手亦可總以石碯矣書法
 之妙至此○魏禮云殺子者人情所難代人殺子者亦
 人情所難故碯必使其幸泣也不然陳人或念碯之忠
 且老而原其子又或有如奮揚之遣太子建者奈何
 君子曰石碯純臣也不曰忠臣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
 滅親親親義也滅親不義也而曰大義滅親始知滅親
 之事蓋小仁小義小忠小信者所不能為此四字
 開千古不敢開之口其是之謂乎
 立萬世不可易之法

魏禧曰石碯預諫於前滅親於後愚以朝陳請觀而
 分誅吁厚于濮于陳其忠其智其畧冠絕千古曉然
 易見獨其所以不動聲色而除大奸濟大變最為淡
 心妙用者有三左氏隱而未發也一在禁之不可一

在桓公立乃老一在使告於陳請得論之厚與吁遊
 而碯禁之未嘗不愛其子也然厚之暱吁為日已久
 碯何以不嚴禁其子使至於弑君而後誅哉蓋所謂
 禁之不可者必非一禁而遂已也碯能以至忠之道
 殺其子必能以至慈之道愛其子義方之訓碯能言
 於莊公而不能行於厚哉將必有極其誠懇諄切而
 不從者極而不從是厚之從逆已堅也碯復嚴加督
 責則不肖之子必漏言於吁吁厚同心疑碯不必問
 定君於碯碯縱有朝陳請觀之善策吁厚必不信從

始知禁厚不可之後奸謀日合逆形已著碯不得不辦一片殺子之心而不幾微露於形迹豈惟殺子之心幾微不露其平日動靜語嘿必有不失其親愛之常者使厚坦然安之雖桓公既弑仍以其父爲同心故慨然以定君問父朝陳之請厚遽信之而吁亦不疑也州吁有寵桓公既立是立者不寵而寵者不立亂之生也必矣碯於此時上不能使君從其言下不能使子守其訓吁勢已成黨已盛而苟祿以需禍非大臣之節也故殺身而無益於國不若全身以爲後

圖若碯不急老則坐視吁之驕恣既非大臣謀國之忠裁抑之或陰圖之則權不在已勢不可爲而徒以激州吁之怒故惟有退其身以觀變而已矣吁厚既如陳碯使告陳誅之其事甚難碯言之若甚易者而陳人果爲執之碯何以得此於陳哉春秋時弑君之人爲他國所執有要賂於其人而遂定之者有要賂於其國而後誅之者使陳人以碯之告執吁要賂而助之則吁必反碯必死矣然後知碯平日於陳必有腹心之交正直之人能操陳國之政者故一言而亂

定也或謂桓公母家於陳碣與陳侯有謀故能成事夫昏姻之國輕義重利春秋時皆然宋執鄭突以求賂獨非母家乎苟無正直腹心之交碣其可恃哉且當時母家若果可恃則吁厚必生疑而不敢往矣古人作用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使人深思而得其故若徒以殺子為難尙非篤論邠超之父曹丕之母皆以子之緩死為恨然則大義滅親固君子所必出也○作如此驚天動地事而後謂之純臣蓋人臣為國有一毫身家子孫之見一毫功名利害之見一毫固

執偏私之見便是夾雜夾雜一分便損却一分忠矣歐陽憲萬先生曰易贊乾德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不剛健中正則不可以純粹後世所謂純者謹守繩墨無大過舉而已豈不誣哉○大義滅親前此者周公之于管蔡是已霍光惟不知此遂以蓋世忠勳卒羅滅族之禍而後人有不學無術之譏也惜哉○此等作用須要看石碣一段忠厚惻怛處不然學術稍偏則甚之為吳起之殺妻輕之為樂羊之食子矣左傳中作用淡狠者頗多或以濟其私惡或偏而不正



未有若此舉之光明正大忠厚者也愚故表而出之以爲左傳第一篇文字學者不可輕易讀過○除吁作畧智謀之士或有能者合義方寵祿之諫觀之先事豫防則非老成忠厚明於大計者必不能矣觀此則不特碣之禁子原是愛厚其諫莊公并是愛吁卽殺吁亦豈碣本心哉凡君子於小人苟非事勢急迫則必教之不改而後誅若我初無防閑之方哀矜之誠及其惡著而屠之若犬豕然雖國法大明人情大順終非君子之用心矣○任安世問曰石碣既知其

子從逆勢不可挽何不於其未弑君時除之以孤州吁之黨且使其子免於弑君之惡不亦可乎曰殺厚則吁得爲備吁之黨不止一厚是殺厚無救於吁之亂而抵以啟吁之疑也曰厚旣無疑於碣家庭密邇之地起居飲食何在不可殺厚安見厚歿而吁必知碣之殺之乎曰碣陰殺厚吁縱不疑而吁之動靜碣難與知事機之來不得乘便是碣終難圖吁矣卽以後事觀之如陳之謀非厚曷濟故碣不在於速殺厚也曰君子爲忠當使天下後世共白其志按碣老於

本傳續世金四
莊公則此時年已高矣假令碣先歿而後難作則姑
縱其子之罪誰爲白者不甚於霍顯毒后光猶不知
乎曰古人做事只認得道理的確當做識得時勢機
局必如此做方濟事便一意行之至於事未成而身
歿身歿而蒙不韙之名俱未暇想也且如武氏未夢
鸚鵡而狄梁公歿豈不一依阿女主之人耶蓋不圖
事之必濟而汲汲於表已之心全已之名雖是忠心
爲君未免夾雜自爲意思在內此碣之所以爲純臣
也○謝文游曰碣退身觀變乃遲至十六年之久必

待君弑而後討賊謂之坐失事機可矣曰事固有不可爲者若徒執先事爲言則古今討賊之人皆可被以失機之罪矣州吁弑逆未成乃欲以告老之大夫擅殺專兵之介弟豈易易哉其工庸違象恭鯨方命圮族堯已知而必待舜誅者亦以罪惡未著故耳觀碣前之豫諫後之討賊忠智勇畧如此則十六年間決是理勢實不可爲而非坐失事機也明矣

魏世傑曰陳人不居除惡之名而請蒞於衛使其國法大著非識大體者不能不然如齊襄公殺子亶轅

高渠彌豈不赫然義舉哉於此益見石碣交人得力

鄭敗燕師于北制

四月鄭人侵衛牧

杜衛邑

以報東門之役

杜在四年

衛人以燕

杜南燕國今河南胙城縣

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

林謂攻其前也

使曼

萬

伯

與

子

元

潛

軍

軍

其

後

是從間道繞出其背唐太宗每

法用此

燕人

畏

鄭

三

軍

而

不

虞

制

人

林制人

鄭

北

制

之

人

制鄭邑今河南城

臯

縣

也

一名虞牢

六

月

鄭

二

公

子

曼伯子元

以

制

人

敗

燕

師

于北制

林因燕不虞制人

遂

用

制

人

敗

之

君

子

曰

不

備

不

虞

不

可

以

師

翼人納鄂侯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杜晉大夫逆晉侯于隨杜翼晉舊都也

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翼今山西翼城縣書曰頃父之子則其為勢家強力可知○按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即此晉侯也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杜鄂晉別邑前年桓公立翼侯之子于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

魏禧曰翼之九宗逆晉侯于隨遂之四氏殲齊師于饗興復報仇皆藉強宗故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是以周初封國必陪以大姓與土田竝錫欲使子孫有所憑藉而後世得天下者或徙其豪傑以實要

地或遷滅之以防禍亂用意不同而所見則一也○

按莊十三年齊會北杏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戊

之十七年夏遂因氏領苦荅反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

戊醉而殺之齊人殲焉遂不會耳而齊滅之故遂人懷憤特甚齊人輕遂故可醉

殲而魏世倣曰春秋時小國為大國所滅未聞有報仇雪

恥者而遂人以亡國之餘猶能殺齊戊士因氏四族

之忠義國當與申包胥茅夷鴻比烈矣

鄭敗戎師

鄭敗戎師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

也林言北戎以別戎之雜處中國者鄭伯懼車戰難以進退為徒兵之所侵突公子突鄭厲公

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林勇而輕進可以試敵之堅銳無剛不恥

退可以致敵之追躡○勇而無剛安得許多人平日君熟知其性行者此只以論將耳將然則兵無不然矣君

為三覆以待之杜覆伏兵也○詐敗設覆誘之使入戎

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

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

杜解也林快志也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乃甘切逐之衷

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人之前遇覆者奔是戎人入最

衷戎師者視聃帥第二伏之兵起衝斷戎師為二而衡

陳其師於戎師之中也前後擊之者第三伏既擊其前

第一伏亦起擊其後戎師前後中三處受敵故不能脫

走而盡殪舊註皆未明○按視聃鄭大夫林註以為帥

勇而無剛者凌氏註以戎師大奔林戎人之在後駐十

為帥二覆者今從凌

戎師大奔

軍不救者皆大奔十

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邱維屏曰此以車兵而懼徒兵侵軼又如李陵岳少
保皆以步兵挫敵馬則兵莫如步強也後人每以步
兵畏馬如虎蓋不能極盡步兵之長耳至勝不相讓
敗不相救後世兵大抵皆戎師矣古人治兵全要千
萬人合如左右手治兵不務此即能勝亦倖焉耳

鄭取三師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今河南

為師期林九年會于防謀伐宋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

鄭伯伐宋杜言先會明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

桃杜宋地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好杜宋地○三國同會而

不釋怨故怒之獨溪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

辰鄭師入防郟今山東武城縣東南防今山東昌邑縣

兵以襲之也宋虞三國之當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

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林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猶言不

三傳經世少隱取三師一卷一

趨走於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杜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

勞王爵○彭士望曰防郟之歸欲堅魯宋之仇且令魯感惠為已用也左氏殊憤憤蔡人衛人邾

人邾今山東汶上縣北不會王命林九年鄭以王命來告伐宋想皆告於諸侯故曰不會王命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杜鄭師還駐兵於遠郊宋人衛人

入鄭奇兵杜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今河南封丘縣八月壬戌鄭

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杜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宋衛既

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林言蔡人不與入鄭

伐戴乃召之故蔡人怒宋衛不同其入鄭之功九月戊寅鄭伯入宋鄭取三師勝歸國矣而鄭伯旋以奇兵入宋出其不意

魏禧曰胡傳以為鄭莊兼取四國按左氏只言取三

師蓋三國伐戴已破戴而人居之鄭伯故得圍而並

取三師耳故先曰圍戴克之後言取三師也若胡氏

四國之言以破戴亦為鄭罪則三國尙未破戴矣戴

未破則三國尙在圍戴當先取三師而後克戴矣蓋

蔡人從之伐戴是未破之戴鄭伯圍戴是三國所破

而人居之戴然則蔡人從之伐戴之下應有破戴之

文而左氏偶逸之或三國止以伐戴告未以破戴告

而舊史據以書耳玩上下文事理顯然可觀又胡氏

以鄭師猶在郊爲莊公誤宋衛兵法彼莊公烏知宋
衛之來入且陳師郊外轉戰甚易宋衛亦不應以在
郊之故而啟入鄭之謀若鄭果欲誘其人我則應先
有期約還師與鄭之守國者內外夾攻而顧縱之遠
去及伐戴而後伐之耶若二國不伐戴各歸其國則
鄭之誘徒受人於宋衛以自誤安在其爲誘人耶蓋
鄭駐兵于郊或別有所謀如入郟之類使人謂其兵
已歸國不復防備而忽然臨入宋衛以鄭方勝宋迤
邐班師而隨機急襲及其入鄭而去則宋衛志得意
滿以爲鄭必歸國救死扶傷之不暇故安意伐戴不
虞鄭之猝至新勝之師入居人國帥怠兵掠與國不
和故鄭莊兼取三師如拾芥之易此論兵者必窮其
情也○按各國皆用奇兵莫多於伐宋之役
魏禮曰古人所以受降如受敵軍行如遇敵備至於
無可備之處而機出於要則措於萬不敗之地矣余
幼好啖果人多藏果相避藏雖至奇而一經搜索無
弗獲者人多神之其實只是尋到最不通處則果無
所逃矣蓋備奇兵亦只如是

滕薛爭長

春滕侯薛侯來朝。朝魯也魯國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滕今滕縣薛滕縣南爭長薛

侯曰我先封。杜薛祖奚仲夏所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

也。杜薛任姓滕姬姓故以薛為庶姓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

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

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借古語入正意最可聽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周天子也故宗盟先同姓若他國當不然朝薛

先任亦權時之言非典論也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

許之乃長滕侯



鄭伯入許

鄭伯將伐許許今河南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杜大宮鄭

授兵車於祖廟凡出師必告於祖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公孫闕於葛反杜與潁考

叔爭車潁考叔挾輶舟以走杜輶車輶也林授車之時

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杜子都公孫闕棘戟弗及子

都怒考叔位卑而與大夫爭也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

許庚辰傅于許林附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螯矛弧

林螯弧鄭莊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孔尚典曰莊公

公之旗名時不能和解既爭之後又不能異地處置而使同事軍

中致有登城之射此莊公之失也後世凌統欲報甘寧

左傳經世沙隱入許一卷一

之傳經世鈔

隱

卷一

三

殺父之仇孫權使寧屯於他所亦一道也○禱按出師與分屯不同然論自有用○丘維屏曰權之分屯所以禮統而安寧也莊於二臣直如漢高處酈商田橫禁不許仇可矣○禱按爭車小釁初不意其登城而射之豫為防禁也總以左氏瑕叔盈大夫鄭又以蝥弧登此戰全失政刑三字盡之耳

盈又以旗登不然考叔周麾而呼曰君登矣○穆文熙曰之顛鄭師可以喪敗矣

人拔趙幟插漢幟以惑亂趙人即此意

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彭士望曰其以酬郟防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大夫奉許叔○杜許莊以居之禮與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大夫奉許叔○杜許莊以居許東偏○杜偏鄙也○丘維屏曰寫鄭莊曰天禍許國鬼

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其億○杜父兄同姓羣臣其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丘維屏曰此心虛語自道出最好却一邊似道出自家過惡便一邊見自家所道過惡畢竟中間有不得已處在便是老奸曹瞞語有如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此但更出以快心爽口耳

也吾將使獲夫鄭大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杜無寧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杜謂告也婦之父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

左傳經世鈔

隱

卷一

三

子孫其覆亾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

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杜圍邊垂也丘維屏曰鍾伯

敬云不情得可惡愚謂是真情話但於此乃使公孫獲

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

吾先君新邑於此杜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莊公

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

後杜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丘維

屏曰只是見到此然以此大頭腦立說又是要朦朧

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

後嗣者也許無刑也杜法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

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丘維屏

學術陋劣見得如此為禮之利後嗣處然鄭莊實是為

後嗣慮患故作如此舉動所謂度得量力則誠有之左

氏遂并將許多經國家序人民的道理俱附會著則乖

也

鄭伯使卒出貍加名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

杜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使卒行

詛之而不施以法豈公於軍事倥惚中不能實知何人

抑子都強而難制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失政故授

失刑故射有功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

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魏禧曰老奸之言娓娓可聽其文如行雲流水絕無霸詐氣然正以平實抒寫心腹處爲奸人稔熟到家伎倆也○余嘗謂鄭莊公爲後世真奸雄之祖宋襄公爲後世假道學之祖

彭家屏曰爭車之事或者謂考叔位卑而抗子都是不遜也非也鄭將伐許授兵車於祖廟考叔之車夫固有所授矣受之祖廟効命疆場殺敵之資報主之具皆在于此其可輕以予人乎不然考叔能以孝感君豈不能以順事長揮旗先登身且不惜又何愛於一車其必不可予者義也但子都恃勢妄爭考叔卽應告之鄭君聽其區處而挾輶而走則太激矣君子處小人之間執義雖高事忌過激激則未有不召禍也願考叔其亦有未盡善者歟

鄭息有違言

鄭息

息今河南息縣

有違言

杜以言語相違恨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

竟

境林鄭伯逆息師而戰于鄭境

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

亾也

杜莊公十四年楚滅息

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

杜言語相

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鬪

不察有罪犯五不韙

韙韙是也

而以

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彭家屏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鄭息以言交惡是

息之言亦必有不善者也息不自咎而興師伐鄭片

言之違殘民以逞其悖動甚矣不亾何待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羽父弑隱公

羽父公子請弑桓公。將以求大宰。鍾惺曰：羽父以求一犬宰，手弑一君，而心

所弑者二君也。彭士望曰：除所忌以求要官，千古亂賊行徑，源源不絕。翬於隱前，敢開此口，隱亦釋而不誅。

非畏其強，必安其諂，宜其及矣。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菴

裘。今山東泰安州。杜魯邑。吾將老焉。士望曰：二將字禍本。羽父懼

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

狐壤，止焉。杜內諱獲。鄭人囚諸尹氏。杜鄭大夫。賂尹氏而

禱於其主鍾巫。林隱公行賂于尹氏所禱。遂與尹氏歸

而立其主。林俱逃歸而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

左傳卷十 隱公 弑隱公 卷一 三

館于蔦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蔦氏立桓公而討蔦

氏有少者孔尚典曰羽父欲掩其名當大討蔦氏而但

之人以塞責耳

胡安國曰魯在春秋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

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莊公幼年即

位首以慶父主兵仲遂擅兵兩世故翬弒隱公而蔦

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

子遂弒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少夫豈一朝

夕之故也

穆文熙曰子臧盡致曹邑吳札棄室而耕乃免負芻

闔廬之難隱公既尊父命又攝君位久處嫌疑讒間

乃生疑其不終耳然其志則可悲也

邱維屏曰讀春秋傳隱公一篇不見有一賢臣為公

所倚任者臧僖伯畧見骨鯁而已少衆仲知典故知

事勢而未見公與之議及行事也故聞羽父之言隱

公當即執而戮之而不能者豈獨畏其執兵之柄亦

緣無可倚任之人遂不敢動耳使有平勃則可以誅

諸呂使有王允則可以誅董卓夫呂董豈不皆執兵

柄者耶

魏禧曰人無故教我以殺弟而漫然應之如此豈但當機不斷其為不義甚矣何不忍於奸賊而忍於弟也蘇軾曰使隱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真千古不易之論

彭家屏曰周禮以八柄馭羣臣謂之柄者如斧斤之有柄所執以起事也觀宋人乞師以伐鄭隱公不許而羽父固請輒行鄭人期約以伐宋隱公未行而羽父帥師先往魯之柄羽父執之矣兵柄下屬太阿倒持故得恣其所逞畧無忌憚既可對隱以謀其弟亦可對桓以謀其兄隱從則桓殺桓從則隱弑兩君之命懸於其手操縱之間易如反掌總由君失其柄羽父竊而持之故至此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所由來漸矣豈不信哉

左傳經世鈔卷之一 終

三傳經世鈔

隱

弑隱公三

卷一

三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宋督弑殤公

宋華父督

杜宋戴公孫

見孔父之妻於路

婦人只以不輕見人為第一義慢藏

誨盜治容誨淫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

豐數語有將來現

聖人見之熟矣 美者其質也 豔者其光也 人物之

尤者必有光氣動人三字遂為後世賊美人之俑 二

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

公

記曰譁而不誅質沙以亡督殺大司馬取其妻即不

弑君罪殺無赦殤公陽容而隱圖之誅督不過一力

左傳經世鈔

卷二十一

士事耳怒而不誅何為也哉機事不密當斷不斷此
二者以當亂臣安得不弒○丘維屏曰陽容而陰圖之
此大作用也殤公猝然聞此怒自難遏機自難密非有
積日遲久泄密謀而取害者蓋公怒督懼弒殤公皆一
日事故春秋書於戊申日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
下非異日而先後以書也
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林據弒君在殺孔父後而經
語左氏最有手眼項羽殺卿子冠宋殤公立十年十一
軍而弒義帝之兆已見亦如此
戰杜殤公以隱四年立民不堪命孔父嘉杜嘉孔為司
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后羿因民弗忍距太康
所因而能成者然則治奸于河奸雄亂國未有無
之道在自謹其因而已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先宣言
心然後殺大臣而無後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杜
患後世奸雄每如此

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杜郕國所
造器也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督為相也

孔之達曰吾觀孔父身為大司馬不能導君以正至
十年而十一戰身握兵柄曾無耳目腹心至華督殺
已而不知可謂義智俱昧雖身死君難亦何益哉○
禧按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
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彭家屏曰穆公屬殤公于孔父而不及華督意督此
時即以公子馮為奇貨可居馮雖居鄭未嘗一日忘

之特侯民不堪命相時而動耳故欲立馮不得不弑
殤公欲弑殤公不得不先殺孔父其算預定豈因殤
公之怒而後弑之哉孔父顧命正卿與國休戚豈有
無故攻而殺之而奪其妻尙得晏然自巳乎其必弑
殤者勢也蓋先剪其羽翼而隨及之耳傳曰督有無
君之心而後動於惡其旨微矣

曲沃伐翼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杜求

條晉地太子文侯也意取於其弟仇之以千畝之戰生

命之曰成師杜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

戎戰於千畝而師服杜晉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

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

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杜自古今君

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杜穆侯愛

俱取戰以爲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

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按命名亦是偶然之意

遂為氣機先兆二子初生非必便有愛惡也師服亦私語未嘗諷諫惠之二十四年晉始

亂故封桓叔于曲沃今山西聞喜縣杜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

成師為靖侯之孫欒賓傅之杜靖侯桓叔之高祖父師曲沃伯

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

建國林天子至尊得建立公侯諸侯立家但可立卿大夫之

卿置側室杜側室眾子也大夫有貳宗杜適子為

為貳宗以士有隸子弟杜士卑白以其庶人工商各有

分親皆有等衰崔杜庶人無復尊卑以是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是以民服事其

上而下無觀禮所謂別上下定民志也今晉甸侯也林甸服而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

納桓叔不克林是時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立孝侯杜昭

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杜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今山西翼

城縣東南十五里古翼城是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

林莊伯弑孝侯晉人攻之莊伯復入曲沃晉人立孝侯

之弟郟為鄂侯鄂侯以魯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鄂

侯之子光于哀侯侵陘庭林翼之田此時尚欲侵人田

貪昧如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

次于陘庭林魯隱公十年晉哀侯三年曲沃莊伯卒子

次○按武公數宿陘庭者以待南鄙之應久韓萬御戎

梁弘為右杜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逐翼侯于汾隰杜汾水邊驂

絙而止杜哀侯之駢馬夜獲之及欒其叔杜共叔桓叔

子也身傳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歿

按曲沃武公弒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公八年武公弒小子侯次年遂滅晉其冬王命立哀侯之弟緡于

命武公為晉侯

陸粲曰晉之亂始兆封於曲沃非兆於命名謂名足定禍福是委巷之言耳於卜偃之論畢萬亦云○按此論亦正然機有先見於此者如以仇以僑如名子自是古人失處可鑒也

彭士望曰左傳每於骨月愛憎偏至處寫出極大禍害提醒警切此大學齊家所嚴戒於好惡之辟也



齊侯送姜氏于謹

齊侯僖公送姜氏文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

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

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又插此四字顯出齊

侯非禮妙。昏禮雖天子而公不自送者，昏姻於小國

則上大夫送之。

分定四排
四送一不
送看他變
換安頓何
等錯綜左
氏每如此

縹葛之戰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王桓王鄭伯莊公○鄭朝王秋不禮又奪其政亦自致之

王以諸侯伐鄭

先宜以辭責之舉兵亦太遽

鄭伯禦之王為中軍統

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

杜周桓公也

將左

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

杜子元鄭公拒方陳

以當蔡人

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

必奔

所謂攻瑕則堅者皆瑕也春秋時多用此法

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

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

孔尚典曰吳陸抗與晉楊肇對壘抗

日吾嘗慮夸兵不練若敵攻營必先此處即夜易夸兵皆以精兵守之果大敗肇若桓王能出此則子元之所

三傳述世少桓

縹葛一

卷二七

卷二七

左傳經世金五

以為勝乃其從之曼萬伯杜檀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八〇字

原繁高渠彌二人鄭以中軍奉公為魚麗離之陳先偏

後伍伍承彌縫杜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

五人為伍此戰于繻須葛鄭地命二拒曰旂古外動而鼓

蓋魚麗陳法杜旂旃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林

旂動則各鳴鼓以進軍陸元朗曰旂亦作檜建大木

置石其上發機以礎敵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

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林雖敗猶祝聃請從之

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

無隕多矣射王中肩尚作如此語真老奸可笑處曹操

愚耶丘維屏曰司馬懿誅曹爽而促送帳幔大官食

具詣行在此時尙只誅爽未便無魏帝也司馬昭哭高

貴鄉公亦且見成濟非已指使應有如此舉動也鄭寤

生則引自救二字若為已認罪遂為已文惡因而并見

已為君子不敢凌天子是即就犯天子處竊蒙君子較

曹瞞以不為天子為文王情尤可惡讀左氏克段人許

繻葛三傳即寤生影圖不是過暗中夜鄭伯使祭足杜

祭仲勞王且問左右杜問王左右安否彭士望曰苟

之字勞王且問左右自救則敗三國足矣豈必攻王且

射肩哉寤生囚母射君春秋大逆乃皆有辭以自飾此

千古奸人之尤然天下後世已其見其肺肝矣又曰一

問一勞尤可惡凡行惡事又宜說好話罪宜百倍

于竟上亦可憫矣方東遷以來齊晉未盛鄭為最強

數馮凌小國而取周禾麥射王中肩首倡不臣之逆
且武公寄孥鄩君通其夫人以取其國淫險孰甚焉
宜其子孫之受禍無已也豈獨地界南北為中原所
必爭哉且夫恃強凌人以奸謀濟險惡犯天道之忌
者其子孫未有不衰弱削亡者也
彭家屏曰鄭伯滅理任術巧於自文射君矣而使人
勞之囚母矣而隧而見之逐弟矣而偽為悔詞是猶
殺人復捫之以手謂是可告無罪於人也誰其信之

楚子侵隨

楚武王侵隨今隨州林漢使薳于委章求成焉林楚反
夫薳章先軍於瑕杜隨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杜少
求成于隨軍於瑕杜隨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杜少
大夫董鬪伯比杜楚大夫令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
正也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
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
杜張自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劣追
大也杜張自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劣追
也師以張之彭士望曰楚與秦俱主散縱楚不張而熊
率律且苴比杜楚大夫曰季梁在杜隨賢臣何益賢人足重如此
劉知幾曰左

數語兵機
國勢明如
十指淡若
九淵而文
字曲折奇
勁備極其
妙為戰國
諸策之祖

氏於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鬪伯比曰以為後圖
 對五章其美如季梁在何益是也
 少師得其君季梁雖賢不如少師有寵若其言不行則
 浸潤膚受無所不至此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
 所以後舉必墮吾計也果、然、
 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
 我也三語說得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
 淫二語說得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
 也祝史正辭林祝太祝史皆主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
 矯舉以祭杜詐稱功德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全
 肥杜牲牛羊豕也牲純色完全也何反徒忽案盛豐備杜亦肥也黍稷曰案在器曰盛何

則不信民餒逞欲一語隨侯亦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
 民為貴社稷次之此語先開其端是以聖王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杜言鬼神之情依人而行○孟子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膾
 碩杜博廣也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反吁又之碩大蕃滋
 也謂其不疾疫蠶也杜雖告神以博碩肥膾其實皆當
 而滋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所闕陸元朗曰謂其備
 疾七木反蠶力果反說文作瘳云瘳瘳皮肥也
 膾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
 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律旨酒嘉美也栗嚴也味
 敬謹非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
 林訓栗為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

左傳卷十七 金六 侵隨二 卷二

杜馨香之遠聞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春夏秋脩其五教五倫之教親其九族杜九族謂外祖父母從母子及妻父妻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以致其禮因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杜民饑餒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正與伯比隨張必棄小國語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林為八年楚伐隨張本

鄭忽辭昏

北戎伐齊。林言北戎以別戎之種相雜處於中國者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杜被甲者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林牲日餼亦杜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使魯為其班。杜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蓋史後鄭林鄭伯爵故鄭忽之班後於諸侯。時平則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杜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信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

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杜言獨潔其身謀不及國及其

敗我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杜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

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

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勞民出師而已，以成昏民必怨其勞，眾自利故

曰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杜假父之命以為辭

呂祖謙曰：人皆咎鄭忽辭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

殆非也。使忽不辭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移於鄭矣。

魏禧曰：衰族而取巨室，貧士而取富家，不為婦女所

陵者鮮矣。司馬溫公曰：嫁女嫁勝已者，取婦取不如

已者，此真老於世故之言。結昏者不可不知。然連姻

強族以自固，亦有時可用者。○魯仲連曰：所貴乎天

下士者，能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鄭忽辭昏信

陵君，令趙王不忍獻五城，居成功者不可不知。此二

事皆足為法。

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林魯十二公唯

人之長子故備用接以大牢禮接夫人重適也以下士

負之士妻食之杜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杜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

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公問名於申繻魯大夫對曰名有

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林若唐虞叔

仲子生而有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知其必能昌盛

文在其手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取於物為假若

暴左傳經世鈔桓子同生一卷二

魚生而有人饋取於父為類若今子同生與父不以國
 之魚因名曰鯉不自以本不以官職之號不以山川川之名不以隱疾
杜隱痛疾患不以畜牲辟不祥也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
 將諱之杜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
鐸狗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亦
 者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林故以國則廢名杜國不
此周禮也殷以前未有諱法
 廢名以官則廢職隱疾不以山川則廢主杜以畜牲則廢祀杜以器幣
 則廢禮杜晉以僖侯廢司徒杜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
 空杜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杜二山具敖也魯獻
以其鄉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
名山

命之曰同杜物類也

魏禧曰合成師子同生二篇觀之知命名不可苟如
 此今人於子孫之名常取日用器物口語易犯者不
 知今日彼為子孫我可以隨斥其名他日彼為祖父
 其子孫何以諱乎褚先生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信
 哉

楚及隨平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讐有釁，不可失也。夏，楚

子合諸侯于沈鹿。楚地黃州。今光隨不會，使遠章讓黃。杜責

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

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

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

不當王，非敵也。景延廣謂契丹曰：翁怒則來戰，孫有十

萬橫磨劍在古今無用人偏肯說大話是。可怪。弗從。隨侯先用季梁之言，少師必妒恨至此。

三傳經世少桓

楚及隨平

卷二十三

只讐有釁
天去其疾
七字國家
不利有小
入如此豈
必速祀敗
績然後為
禍哉

兵法

○孫叔敖能薄晉以信伍參之言而少師必不戰于速
 從季梁攻右之策君子小人情事千古如是
 杞隨地隨師敗績隨侯逸鬪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鬪伯比曰天去其疾矣穆文
 大凡小人之在君側能斷然以去之是自古其疾也天
 去二字有味可玩○按藍道行假此語悟明世宗以除
 嚴嵩妙處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正同此論

鄆人宵潰

巴今四川重慶府江津縣子使韓服杜巴行人告于楚請與鄧今河南

為好楚子使道朔杜楚將巴客杜韓以聘于鄧鄧南鄙

鄆憂今襄陽府東北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

遠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鬪廉帥師及巴師圍鄆

鄧養甥聃乃甘甥杜皆鄧帥師救鄆三逐巴師不克鬪

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杜衡橫也分巴師

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走按巴鄧人逐之背巴師

而夾攻之杜楚師偽走鄧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鄆

左傳卷廿八 鄆人宵潰 卷二

人宵潰林陷于兩師之中前後受敵故敗民逃其上曰潰鄭人見鄧敗故懼而夜潰

享曹大子

冬曹今山東曹州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杜諸侯之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

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享曹大子初獻樂奏

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林朝享所以觀威儀省禍

福故曰非歎所也○非歎所而歎故知其有憂此非貶詞十年春曹桓公卒

胡氏曰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

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

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

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

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
魏禧曰曹伯有疾而使太子朝對盛饌聞音樂其歎
宜矣此與文王行不正履意同後世居大喪而觀優
樂無慙色者何哉

虞叔伐虞公

初虞叔有玉虞今山西平陸縣虞公求旃杜之弗獻既

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處亂世遇貪

吾焉用此其以賈古害也林行商曰商坐肆曰賈謂

而待乃獻又求其寶劍又求二字叔曰是無厭也無厭

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地名

魏禧曰虞公之貪妄虞叔之堅忍狠斷皆可為鑒

彭家屏曰古者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所以親親也虞

叔有玉有劍而虞公求之忘親好貨其失甚矣然虞

貪吝皆足
敗事

叔既不有玉何有於劍既不忍於劍何忍於玉雖已
獻之未嘗忘情也知懷璧之可以賈禍而卒不能自
割玩物喪志不誠然哉

楚敗鄖師

楚屈居忽瑕將盟貳軫林二鄖鄖國今德人軍於蒲騷

鄖將與隨絞州蓼四國名絞今近隨州境州今荆州府

縣即屈瑕伐楚師莫敖杜楚官名患之鬪廉曰鄖人軍其郊必

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杜楚地以禦四邑

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彭士望云韓

絕解舟所以莫有鬪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彭云凡敵

敗之最上古人恒用此法禱按魏武之征莫敖曰盍

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

一句二轉
一字一意
算無遺策
文無累妙
兵法

所聞也杜傳曰武王有亂臣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彭云
審故氣專銳非硬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
執成見者可藉口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林郎既敗四
卜此八字為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國不至故終
得盟貳軫

楚伐絞伐羅

兵法

彭士望云
軍南門而
坐北門潛
師不意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彭
望云可見持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
重者必善謀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
軍南門而覆諸山下杜設伏兵而待之杜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杜
坐北門潛下盟諸侯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杜彭水在新城昌
師不意所淡恥魏縣○分涉所以
備不虞而適有羅人之謀故軍行如遇敵至於涉水入
險尤不可不備楚師伐鄭城上棘而後涉潁古人之慎
如羅人杜羅熊姓國○今襄陽府南漳縣東南八十里
此羅人有羅國城又荆州府枝江縣亦故羅國其遷處
也岳州府平江縣又有羅國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
城楚文王自枝江徙羅于此

三傳經世少傳

伐絞羅一

卷二

數之也。杜伯嘉羅大夫謀何也。巡徧也。林三徧數其師之多少。十三年春，楚屈瑕伐

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

矣。六字可作。坐右箴。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故以益師諷諫。楚

子辭焉。故林不解其入告夫人鄧曼。杜楚武王夫人鄧曼曰：大夫

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

敖以刑也。借述伯比意，即入正論諷王却又歸。莫敖狂

于蒲騷之役。當作。將自用也。小勝則驕，小得則滿，驕則

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合德，見莫敖而

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五字說得。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

盡行也。楚子使賴人林賴人仕於楚者。○賴國今隨州

追之不及。疾行犯兵法，蹶將之法。莫敖使徇。杜宣

於師曰：諫者有刑。諫直恐人救他，或耳。○古亦有懸刑

亂次以濟。要緊處。越無紀。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

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綏反。鼓。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

以聽刑。杜綏自經也。荒地。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過妙

莫敖拒諫，故羣帥無罪。

三傳經世少想上伐絞羅二卷二三

獲說一段
思重

懇至而文
字適得排
碧之妙

鍾惺曰非鄧曼發此極婉透之論伯比濟師二字作何歸著又曰進諫爲反語隱語以聽君之悟於不可知又待一人從有分疏危矣非諫君之法也
魏禧曰鄧曼見微知著而辭意淡切精密大有學問豈但以知莫敖之敗爲賢

賴韋曰人於君受之際不能據事切實極諫於情於義便隔一重嘗謂術者所以濟道之窮反語隱語原以輔正言之不及使其君其受非十分昏悍其事非十分不可形之於口乃舍正言不道而徒欲爲反語

隱語以悟君受不惟難悟且有因其不明言而疑其疎薄於已彼亦反因以疎薄者然非不得已而爲是者故亦有二或性情學術喜於用智或畏禍患惜情面而不敢有所抵觸故姑爲此言悟則不失爲忠信不悟亦可免禍患而人又不得以不諫咎之伯比濟師之言鍾評甚當夫忠臣愛君事關軍國成敗乃輕輕一語說過其於心不已忍乎凡爲臣爲受者不可不以爲戒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

祭仲殺雍糾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魏世傑云或謂鄭伯不當使仲之婿

圖仲者當是鄭伯知糾之為將享諸郊雍姬知之林雍

人而以所親圖之謀更易成糾之妻祭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

一而已杜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林言凡人皆可嫁以為夫生

我者一父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

於郊林子男子之通稱謂其父也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

氏之汪杜汪池也周氏鄭大夫公載以出杜慙其見殺故載其尸共

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二語千古確論亦有謀婦人而成者此所謂求十一於千

百不可恃也昭公也昭公復入亦因厲公欲殺祭仲而逐之耳公羊以生易死突可故出之語大是不通而董仲舒亦附其說是所謂授亂賊之柄而助之攻者

魏世傑曰姬聞鄭伯之謀不可不告父旋當以告父之事告夫而使亡其難焉父與夫皆得為備則成敗聽之天矣雖糾怒而殺姬固不足悔也糾不殺姬不幸父死則父夫死則夫自盡其道而已姬不出此致糾於死又不能如楚棄疾之死父者死夫殺夫之罪姬安能逃哉

魏禧曰報之以死亦以身與其事故耳若父夫相圖吾不身與其事則父死而絕夫婦之情夫死而絕父子之情不必死焉可也

賴章曰按祭仲於雍糾事機止爭先後雍姬婦人豈能即往即來以告父之語告其夫哉愚謂此等事當論理之曲直父直而夫曲則告父而身死於夫夫直而父曲則不以告父而身死於父父夫皆曲吾力止夫而不從則或密遣人告父而已以告父之事告夫使父夫皆得為謀如興士之說可也夫父一也夫亦

一也於未為夫之日則人耳既為夫則夫豈有二耶
 開後世婦人之二心淫奔再醮不以為恥其必自姬
 母一言禍之矣
 邱維屏曰此事為雍姬者但當計理之是非若父或
 夫以大義見殺則姬非惟不當死并亦不必絕觀大
 禹之事舜可見今雍糾既有君命而祭仲以專見討
 姬則又何告焉若仲為尋常之人或告使出奔猶似
 未大惡況以權自專之人乎雍姬一告殺夫逐君而
 致父得為逐君之逆臣豈小惡哉

壽急爭死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

杜夷姜宣公庶母上淫曰烝

生急子屬諸右公

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

林即新臺之詩所謂納彼之妻作新臺於河上以要

之是也○衛宣烝庶母而下取子婦真禽獸不如倘得列以為君如此世界三光俱黑天地易位至於唐明皇

取楊氏于壽邸則又獸中之獸矣

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

杜失

寵自經歿○若縊于始烝之時豈不亦重於泰山乎與隋文陳夫人事類所謂枉為不義者此類是也宣

姜與公子朔構急子

杜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

公使諸齊使

盜待諸莘

杜衛地

將殺之壽子告之

林壽子宣姜所生故知其謀

使行

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

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
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林卽二子乘舟之詩彭士望云宣公偏有此二子乃知天地之氣凶惡至極卽有至純亦剝極而復之理也
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凌稚隆曰按急子於壽告使行時可以去矣而曰棄父命及壽先往伐死急可以不死矣而曰我之求夫父命固不可逃不曰從治命不從亂命乎上以掩其父之惡下以成其弟之志庶幾爲得於禮而乃汲汲焉惟死之爲安非所謂好仁而愚者哉或曰然則申

生之死非歟曰申生不欲被弑父之名以出急則無此名也可以出而不死矣

魏禧曰急壽孝爰出於天授千載下讀之令人心腸寸裂而廼爲宣公宣姜之子信乎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天理良心不擇人而付不擇地而發也○王祥王覽亦遭父母兄弟之故孝爰並至而福澤長久天地報施不爽可以勸矣急之孝過於祥壽之弟過於覽而並死非命此知趙孝姜肱所值諸盜不可謂非盜中之傑也○以宣公而生賢子天理逆矣故使二子



以義自殺不子壽急為之子也若壽急得嗣為君衛當勃然興矣豈所以報淫人哉壽急既死一傳而惠公奔再傳而懿公滅衛之禍歷四十年不休則皆宣公之報也矣○凡人國勢將興則賢臣壽奸人死家道將敗則賢子死不肖子生以占盛衰古今畢中

戰于奚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杜奚魯地皆陳曰戰疆事爭疆界也林此齊魯交兵之始齊魯兵始于奚而終于艾陵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亦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魏禧曰數語得馭邊吏之體凡守邊將吏道無踰此者後世邊臣小有寇警輒請兵請餉驚擾朝廷不知平日設鎮置將果何事也

高渠彌弑昭公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

懼其殺已也昭公在位久矣惡於為大子之時而縱於

所惡之正若以為大子時以私意辛卯弑昭公而立公

子亶杜昭公弟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孔穎達曰韓非子以

非多其知之名而嫌其心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

而不早誅焉以及於成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斷也

丘維屏曰渠彌為逆實欲快其所忿若昭公惡之為非

者不知反為昭公實其所惡矣以此知凡有惡為人所

惡復正該不復為惡使人之惡為謬惡方可左氏知所

著語公子達杜魯大夫曰高伯即高渠彌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特妙

左傳卷十七 弑昭公一 卷二

杜復重也本為昭公所 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杜衛
惡而復弒君重為惡也
 睢子亶會之林子亶不知齊地今
州將討已故會之 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
 殺子亶而轅患高渠彌杜車裂曰轅○齊襄禽祭仲逆
 鄭子于陳而立之杜鄭子昭公好、面、皮、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
 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杜時人譏祭仲失
忠臣之節仲以子
亶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宜其見除
故即而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邱維屏曰後世王導
以執政當亂賊之
交全以此為藍本

孔之達曰高渠彌雖以舊怨弒昭公然必祭仲主其
 謀以稱疾不往及知免信也觀之則仲之主謀明甚

祭仲專國不主謀則渠彌不能弒渠彌弒而仲亦能
 討之矣為昭公者復國之後當淡自弢晦一唯祭仲
 是聽潛結腹心伺其可制則一舉而殲之今觀渠彌
 懼公殺已則平日欲除小人之意形見情露故渠彌
 知懼而祭仲亦不能自安夫人君不幸而大權既去
 奸黨脅制則必沉密以濟之不可躁動取敗昭公生
 平全以血氣用事怒班後而與魯構兵豈知有忍能
 濟之道哉後世如漢和帝十四而誅竇憲周武帝自
 晦而誅宇文護可以為人君除奸之法矣

孔尙典曰昭公既弑之後不召立厲公而立公子亶明係祭仲為謀主矣夫昭公於父時猶知惡渠彌而固諫一旦即位豈不知誅之特以渠彌為祭仲之黨勢有所不可也愚嘗謂祭仲不討渠彌趙盾不討趙穿與桓公不誅羽父皆其謀之人而隱公之不能斬羽父則亦以羽父素專勢有不能故耳

彭家屏曰入春秋以來弑君者多矣諸侯未聞有討賊者齊襄之殺高渠彌可謂義舉矣然昭公往年敗戎師大有造於齊齊人殆以公義報其私恩者歟

辛伯殺周公黑肩

周公欲弑莊王杜桓王太子而立王子克杜莊王弟子儀辛伯杜周大夫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制敵之道有先去其謀主而彼即無能為者辛伯殺黑肩而子克即奔燕矣後世若寇恂之斬皇甫文而高峻即降者正此類意季及誅叔牙而置慶父當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燭諸周公辛亦以此故耶

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杜妾如后庶如嫡臣擅命都如國亂之本也林辛伯以子儀庶子寵秩如嫡欲使周公稍減抑之以消禍難先盡忠告當與石碯教之不改一段參看

周公弗從故及

呂祖謙曰辛伯之諫纔數字爾漢高祖犯之而有人



弒之禍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篡晉獻公犯之而有里克之釁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逆齊簡公犯之而有田闞之亂齊主芳犯之而有曹馬之爭晉元帝犯之而有武昌之叛唐明皇犯之而有范陽之變亦天下之甚可畏者

魏禧曰告王二字中有許多間諜在遂與王殺四字中有許多機權作用在不然欲弒莊王其謀必密辛伯何由得知而黑肩世卿桓王以屬子儀其後又欲弒莊王則是有權力人也豈易殺哉觀辛伯初諫

語則知此老胷中時時慮此一事著著辦此一舉矣凡古人定大難不知費多少心血而史未詳其本末者讀書人皆須替他設身處地想出當日情事方得○如漢和帝鄭衆之誅竇憲吳王休丁奉之誅孫綝北魏莊帝陽城王徽之誅爾朱榮是其類也若雍糾與鄭厲謀誅祭仲邱孫與魯昭謀誅季氏圖之不密攻之不克則反中於其君於其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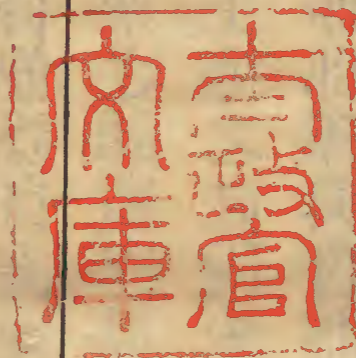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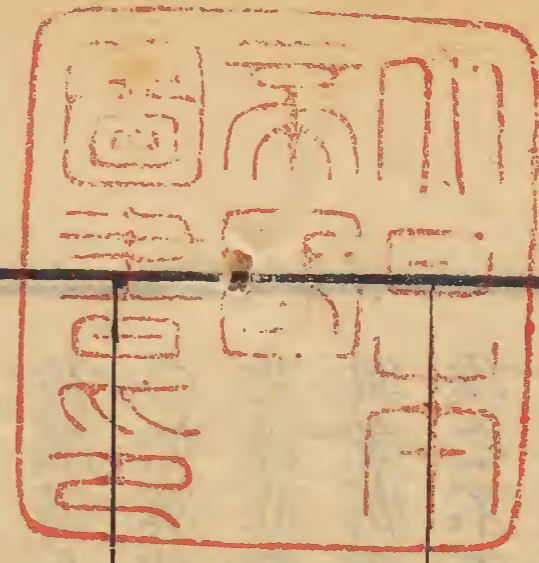
魏祥曰遂與二字亦出其不意耳黑肩勢大豈疑人遂殺之所以殺之極易以此知善謀者貴於乘機而

77

Y. 11. 11. 11. 11.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

斷善備者在於微而不敢忽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

終

